內閣奏題稿

請行大禮

八月初九日謹

奏爲恭逢

萬壽請行大典以慰中外人心事臣因禮部請

皇長子冠婚大典以重主器又查得累　朝事與

九　冊立冠婚之典俱屬閣臣與禮部題　請題

期不請責有所歸臣因禮部題　請合候

旨今猶未奉　俞旨臣豈能已於再瀆因查　國朝

典禮　皇子冠婚俱不出十五歲舉行　累朝題

行未之有改令 皇長子已踰一年而
皇上未允禮部之請者蓋謂 冊立之未舉行也臣
思 冊立猶爲 國家重大之典所以定國本也
皇上注意已久天下仰望甚殷正當與冠婚並行者
伏望
皇上念主器之位久虛而 建儲之策早定乞即
諭禮部轉行欽天監預擇吉日並行各衙門備辦禮
儀行禮以見大典皆出自 宸衷一時臣民欣喜
踴躍之情固不假言且兩京十三省視

壽大小官員一時雲集　闕下得遇　盛典自慶遭
逢其歡欣鼓舞益喜
大聖人之作爲而和聲動于
神京和氣溢于海宇矣臣無任懽忻祝頌之至

請復常朝

八月初八日謹

奏爲祗承天變　特復常朝以肅群情以飭庶政以新治道事臣少讀易而至說卦傳有曰古者帝王南面而听天下嚮明而治夫帝王者天下之共主也近而群臣之所觀瞻遠而百辟之所視效大而嶽牧之所景從小而庶民之所向化是故於卦取諸離於位取諸南人主南面而出治人臣北面而受成此萬古居尊不易之定體也周公輔成王

負扆而立重居位也使天下臣民皆有所觀瞻而不敢虛也有所觀瞻而後敬心生畏心起令必行禁必止古稱帝王垂衣裳而天下治者正此之謂也自古未有能廢之者我　朝至

皇祖因　三殿之災移居西城始罷朝講然　召對之礼卒未嘗廢

皇祖御座於簾內閣臣俯伏於簾外部中有事則召尚書諮議因此知　皇祖雖不視朝而國事卒未嘗廢又多　親灑宸翰出自　聖意疾如風霆

雨卒無停留阻滯不行者然一時邪黨肆奸權臣
擅政而郡小因之竊柄行私一時朝綱國政亦多
紊亂而人心蓋岌岌矣幸 祖宗法度嚴明
皇祖英明神武權奸立斃國事始安亦既晚矣
皇上聖資天啓 睿質性成初政勵精好學不倦上
希 皇祖臣民欣欣然仰堯舜禹湯文武之再出
而恨無夔龍伊傅周召之臣天下欣欣然望中興
之盛治四海之太平者甚殷也邇年以來乃以
皇祖為法不出視朝然前此猶月一臨焉或數月一

歸焉今曠然三年矣夫天下猶家國然家有主則一家治國有主則一國治天下有主則天下治豈有　主上不出而可以治天下哉夫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
皇上不以天下爲重而不視朝則內外臣子豈肯以官常爲重而恪恭厥職其間賢愚强弱不同故明暗敬肆不一此在君天下者操其柄以轉移之而已欲操其柄則莫若視朝盖人主視朝則如大明中天而魍魅魍魎莫遯其形若不視朝則如旦晝

爲晦而神鬼妖孽紛然四出可不畏哉臣請以一

時大小臣工忠邪枉直情狀不一者爲

皇上陳之大臣以道事君小臣隨分盡職今之廷臣

居高位者固多殫忠盡瘁以期不負夫生平而與

時浮沉者恐亦不少在下位者非無素懷忠赤以

勉樹夫名節而背公行私者亦不少誠有如

皇上勅諭群臣之所言者此皆恃

皇上之不視朝無所聞見各肆其無忌憚之爲以混

朝政而其源不塞其流將長不知其所終矣夫轉

移之機實在於　上今當
皇上修省之日正返災爲祥之時不拘常期間一臨
御或　賜召對或面奏事宜
祖宗之舊典復昔年之故事大政大禮次第商確邊
情民隱纖悉咨訪此固南面聽治之規恭已無爲
之化天心感動災異潛消而太平可立致也况當
萬壽祝頌之期四海朝宗之日願
皇上毅然行之則朝綱肅而百官正庶事康而聖化
行中外遠近皆誦

聖天子之無逸而風化不啻行於近郊矣臣於天變之後條陳章疏已備而特以臨朝一言進此尤鼓舞人心振作治理之一大機也臣老疾不能久留佐

皇上中興之治矣

皇上今不放臣區區愚忠惟

皇上俯聽臣言斯不負留臣之心使臣得一瞻

天顏面對而去雖歸亦有餘榮也伏惟

皇上垂憐臣無任涕泣懇禱之至

請補本兵

八月二十日謹

題近該總督邢玠報朝鮮倭情萬分緊急朝鮮國王又欲棄國逃遁且其蹤跡詭秘暗差人役赴清正處而金總兵已行脫逃慶州生員亦欲率衆順賊矣人心離散粮草莫供我以孤軍遠戍其地後兵未繼進退兩難此誠東方危急存亡之秋也臣等見報不勝駭愕日夜思所以爲拯救之術而顧念此 國家大事全賴兵部主張主張無人誰任

其各掌管兵部者須得熟練兵機又諳邊計忠貞體國之人專心實任決非未經邊方者所能幹辦亦非署掌貳事者所可擔當況今天下兵事不止一倭處處可憂處處當計倭奴倡亂則自東北至西南遼東山東南直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盡當備禦矣北邊則九鎮處處日夜防虜而今四川又以虜患見告矣西邊則雲貴兩廣時有土官土目猓獞諸夷并緬甸安南等國俱煩處置矣中土又有礦洞山箐及民間盜賊不時竊發皆當預防

矣此非倉卒所能荅應茍且可以支吾者前以部

印付于侍郎李禎原奉 旨意止是暫掌非為久

計而乃無尚書之 命則令何人擔當既無擔當

之人安有認眞之事臣等竊觀

皇上之于倭事隨到隨發隨請隨行

聖心亦既獨勞于上而特廑于中矣然

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悉行間之事即臣等一二書

生雖不敢不竭力贊理而豈能旁通行間之事必

妙選得人特畀專職令其曉夜籌度悉心講求詳

利害之所歸悉緩急之所宜防東而不遺于西慮前而不失其後庶幾其有濟耳各部之事有差尚可補救于後兵事一差則　國家安危在乎呼吸此何等大事而可以不急圖乎

皇上之于倭事無不急圖而但一本兵不曾急補故將士皆謂

皇上用兵之意尚在舒緩而多前却之情朝鮮君臣又謂

皇上救援之意尚在舒緩而生去就之計倭奴揣摸

皇上之赦援未急而爲急攻先發之謀此無足怪蓋

形影之間原白可疑也試觀　輦轂之下班行之

中能確然信

皇上之留意戎機者有幾人也而況其遠者乎夫

黙用一本兵此極易尋常事耳而

皇上猶難之則事有難于此者

皇人又將何如作難而使人不疑此國將士之所以

解體而盜賊之所以生心也臣所日夜憂懼屢嘗

奏　請而未得　俞旨則謂　聖心必有黙回之

時而今日事機逼迫不可復待不得不再三瀆陳

伏乞

皇上即賜乾斷勿更遲疑將吏部推上本兵前疏

亟賜定點一員令其到任管事國家幸甚天

下幸甚再照數臣之中衆口皆推蕭大亨爲第一

倘得如擬則華夷共服中外交慶蓋大亨之才以

爲刑部尚書非其所長以爲兵部尚書則有餘裕

當此倥偬緊急之際臣等萬不敢爲狥私負國

之舉尤望

皇上寬其小嫌而責其大用則大亨之感
恩圖報尤當萬倍恒情也臣等不勝憂　國家邊激
切謹復待　命之至謹題請
旨

再催補本兵

八月三十日謹

題適接總督邢玠塘報內開南原已于八月十六日被倭打破副將楊元從西門殺出不知去向等情臣等見之不覺失聲大叫震慄無已移時及閱書札內開閑山失守西南二面無處非賊賊兵二十萬我兵二三千而清正又向忠州來別處屯守難撤南原自不能守全州亦難支持此時禦之于陸岐路已多若海中無兵登萊天津皆可深慮故

今日之計水兵甚急海運甚急若閩浙一帶不必槩爲驚惶惟當并力朝鮮爲治標塞源之計又言朝鮮兵糧固少本色將發去馬價須臾散盡坐以待斃無所措手足矣又言本兵此時尚不蒙 點聖上何不自計 社稷此當合九卿臺省叩 闕急鳴之時也臣等手攬其書涕洟俱下照得楊元以萬里孤軍而當萬數之賊臣等固已日夜憂其難保今竟覆沒則何以作我軍之氣而圖屬國之安伏想 聖主聞之必當動色廑寧矣所賴總督邢

珍經理楊鎬皆不二心之臣總兵麻貴及部下諸將盡一時之選急宜督其收功于後天津登萊係京師左臂必須大調閩浙等處水兵以戍之一則可以爲保固　中國之謀一則可以爲夾攻倭奴之計所宜急圖不可復緩其朝鮮糧餉雖絡繹轉運不絕而兵多道遠安能即達所發馬價既皆罄盡必須再發一二十萬前去接濟庶無內潰之憂顧此等兵食大計頭項多端少有差失　國家安危所係今無熟練本兵日夜主持籌度而但取辦

于署印侍郎豈是長策臣等屢次進言
皇上都付不理一旦敗狀來聞相視但有長歎
皇上何不以 宗廟 社稷為重一至此乎邢玠欲
九卿臺省叩 闕急鳴此真血誠亦意萬不得已
而為此無聊之辭也伏願
皇上即將本兵蕭大亨 准用令其亟行到任經畫計
東事庶可以補前失而圖後功不然一二書生必
致誤 國事死何以贖罪乎臣等謹備擬
諭帖一道伏望

皇上允發臣等不勝涕泣哀懇之至伏候

敕旨

請設監軍撫臣

九月初四日謹

奏爲倭患稍熾懇乞 天威亟嚴外防以安內治事昔經略宋應昌於朝鮮之役倡議東封而 朝廷俯從者實以朝鮮全無戰守之策恐班師後又來請援則中國勞師捐餉無時而已必至內地騷動大有隱憂蓋爲遼左唇齒且使朝鮮得以休息訓練能自戰守倭奴不敢再犯斯可以寬
皇上東顧之憂矣何意朝鮮弱不自振不知乘機修

備但欲誘援中國怠玩仍前狡詐尤甚既不助戰

又不助餉南原既以棄城逃遁全州則又焚燬粮

草其遺中國之憂匪細矣曾不思

皇上字小之仁數年間勞我兵餉數千里疲我將士

無非爲彼防守今危在旦夕此朝鮮之最可恨也

但念倭之不能北犯中國者唯恃全羅慶尚二道

爲我衛耳倭船從海入犯必由全慶二道地屰待

反風而後能進故全慶乃中國之金湯而亦朝鮮

之門戶全慶亡朝鮮必亡朝鮮一亡倭奴之入犯

必不從陸犯遼仰攻山海矣必從水路之東漢臨津晴川大定大同鴨綠諸江分兵四出撓我四鎮則我防倭之力分而不勝左右顧矣此目今一大患也使倭奴一據全慶二道又可以待風而爲航海計不獨四鎮近地可虞凡東南沿海皆時時有切近之憂不若平時二汛之期易於防守矣此目今又一大患也故朝鮮在所必救而全慶又當屯兵以至沿海邊衛均當豫防但天津係畿輔門庭至山海關僅八百餘里而登萊爲中原襟帶南至

淮安運河口三千餘里又山以東江以北之藩蔽
也承平以來沿海衛所單弱處處濱海在在宜防
萬一倭奴乘虛而入內無控扼外無聲援中州畿
輔不無震動天津雖邇薊鎮山東原有巡撫終難
遙制莫若添設備倭撫臣一員彈壓天津登萊據
險練兵因而留屯無警周巡有警策應而衙門畧
近天津以示特重根本則南可以防中原北可以
壯　神京東障海島而山海鳴綠等處聲息易達
此實內防之最不可缺者其勢必至多議兵多議

餉議兵議餉不無損國損國在一時而利國在萬
世不容不亟爲更張以救危急者也更乞
皇上降　勑諭一道速遣才望御史一員星夜馳往
朝鮮如寧夏監軍故事紀錄將士功次以明賞罰
之典更懸不次之賞格鼓舞將卒以待異能奇功
之士仍乞　賜寶劒一口於該鎮督臣若將帥有
畏同逗遛者許其先斬後奏庶幾深入孤軍齊心
固志仍諭朝鮮君臣衆庶示以　累朝天覆地載
之恩頻年爲彼出師之意數其爲已挾私之失情

慢荒寧之愆責其凡事聽從吾經理調度一應事
理毋得有所掣肘一應軍資毋得有所覆匿同心
併力翼濟王事則我力合而敵勢孤或犄或角當
復捷如前矣仍 勅沿海撫鎮衙門戒嚴防守應
調兵餉該部作速議處邢玠楊鎬一聽便宜設奇
用間籌慮乘利決不中制務保萬全此又今日之
急務也臣等仰見
皇上獨任焦勞東征之役夙夜靡寧與紆 宵旰之
懷特竭愚慮上懇乎於本兵員缺屢請未蒙

陛下伏望

皇上軫念時艱　早賜點定庶樞筦有所主持而閫外恃以無恐其特遣監軍及添設天津登萊撫臣事宜俱乞　採納下部議覆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奉

聖旨覽卿奏深得防外安內機宜足見老成謀國忠猷朕心甚慰該部便看議了來說

伸救楊尚書

十一月初九日謹

題臣等在閣蒙　發下錦衣衛指揮王之楨本內開楊漸芳恭進重寶事已奉

聖旨差官前去封解夫楊兆以一介草茅致位尚書家財至于百萬又擅造違式房墳君果有之㴱處非過至于抑勒軍餉部銀實乃百姓膏脂

明旨森然懲貪罰儆仰揆　聖心固將處一以戒百也但臣等竊詳楊漸芳自稱爲楊兆之孫而舉發

祖罪似非人情必有別故況以家財恭進理宜明

白具疏誰能阻之何至假粧做工匠人潛入

大內蹤跡詭譎事尤可疑疏內銀至百萬加以珍奇

重寶萬一未實必將株 旨旁牽累及良善 雷

霆之下誰能自明則破家傷命無辜受禍者將不

可勝言且或借此一事更爲展轉嚇詐騙財利已

亦不可知伏乞

皇上勑諭差官會同撫按務要仰體 聖心從公詳

審如果所奏皆實止將本家見在財寶細查解進

違式房墳督令拆毀仍還其土地而令其子孫不得過爲牽連搜括致令地方驚擾若所奏不實尤當馳奏將楊新芳重處且此延安府縣與北虜西番切隣外夷觀望所關不小尤不可使之輕視

中國以損

皇上之威靈也臣等切思籍沒一事乃 國家極重之法尤在死罪之上者必須詳之 奏讞而後處斷至于章奏雖科道之所建白亦必下部院看覆奉有 成旨而後施行令以極重之法止擬一妄

男子之言而不加覆議迅速發行政體尨雜人心懼駭恐天下奸民從此開風效尤懷私挾奏何患無詞是古人所謂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也後雖以法禁之將無及矣更望
皇上將此等事情再加深思愼重舉動若再有妄揣謬窺罔聽傳奸者置之不理且加懲寃厭見
聖心之至公　聖體之至平而天下享清淨安寧之福矣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謝 聖諭

十一月十四日謹

題臣等於初九日具揭上 奏內言楊新芳恭進

家財等事至十三日文書房官史賓恭捧

御札到閣 諭內閣覽奏朕已洞悉但餉銀是朝廷

濟邊之費軍士披堅執銳殉身為國勞苦萬狀褫

朕以槩此皆肆志勉剝削不體恤且部銀皆百姓

脂膏以納公家之用公然侵扣蔑視法紀無所顧

忌朕甚惡惡朕固怒耳卿等此說意見欲何方今

國困民竭用兵用餉皆稱不敷官民搜括已盡誰知徑克私囊全不體上心其撫字何在況有要直沽名之首動輒言君不恤民不欲裁追一事便欲停那一事似此貪肆異常斂怨遺害職司糾正緘口不言好生可惡且楊兆乃姑從輕處這所奏已知道了欽此臣等莊誦 宸綸不勝悚服仰惟
皇上留心國計加志民艱念軍士之披執甚勞而貪吏之擾求未息百姓之脂膏難繼而盗臣之侵扣多方不能憂 國恤民但有肥家潤橐至于建言

糾事之流又多要直沽名之輩但知調停于瑣屑
不能舉發夫巨奸　明旨森然凜于霜雪臣等無
不毛骨竦然者末從　寬示德意輕處楊兆而以
巳知答臣等則　春温盎然不啻如家人父子之
唯諾臣等又無不感激而至于涕零此竊念臣等
雖才質疎庸無能承順　下風然觀貪婪官吏不
啻若狗彘然恨不能痛加滌汰以正人心前日揭
帖開楊兆若果財至百萬亞處非過意正為此原
非敢為楊兆解說亦非別懷意見但區區犬馬竊

恐所奏未必的確而　欽差之人奉行太過求滿前數則揚新芳必將胡擧亂扯貽害無窮延安延邊地方關係不小故欲

皇上將勅差去內官止將見在封進不必多為連累兩省等過憂過慮之愚忠欲以仰贊

皇上寬仁之至治耳況夫四方刁潑之人無處無之若妄謂　聖心可以窺伺而懷私挾詐紛紛告訐則

皇上本以懲貪而人將反疑以取財本以惜民而人

將反疑以擾民臣等誼切股肱心同休戚實不忍
使天下後世以此不美之名加于
皇上也大抵天下之事循常襲故則人心恬安一爲
一希闊超格之舉便致驚駭臣等日在 清光之下
豈不能仰窺
聖心之無私顧中外臣民豈能盡知即臣等將吻傳
告方且嫌臣等爲鎮詭爲文飾日夜念此不若求
皇上 行好善惡惡之心而消融其可疑可議之迹
允爲 至治之光也除原奉 御札并擬旨摺中外

謹具題同 奏以 聞

恭進經書講章

十二月二十三日謹

題先該臣等題稱每年終將講過經書講章類寫

進呈以備

皇上溫習觀覽仍另書發司禮監接續刊板已奉

欽依節次　進呈訖今查萬曆二十四年至今所撰

講章謹將大學衍義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

捐階起至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止一本中庸

喜怒哀樂之未發起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止一

本詩經大雅敦彼行葦起至桑柔止一本大雅倬彼雲漢起至召旻止一本周頌於穆清廟起至般於皇時周止一本魯頌駉駉牡馬起至商頌殷武止一本通鑑纂要漢哀帝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丹爲庶人起至以孔光爲帝大傅馬宮爲大司徒止一本漢平帝元始元年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起至哀章作銅匱以獻莽止一本新莽廢孺子爲定安公起至遣上公王匡攻洛陽止一本更始元年玄北都洛起至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止

一本以上共十本類寫裝潢　進呈伏望

皇上萬幾之暇時加　觀覽以求温故知新之益臣

等不勝惓惓效忠之誠謹具題以

聞

內閣奏題稿卷之七

請行大禮

正月初九日謹

題伏見新年以來氣候融和風日光霽屢降瑞雪豐稔有期　天意眷歆人心暢悅咸以爲四海太平之兆　一人有慶之徵也臣等叨居輔弼調燮無功實懷踴躍歡忭之心未遂快瞻　面祝之願惟朝夕焚香祈我

皇上萬福彌萃萬壽彌增耳竊謂當此陽春開泰之

時宜舉吉祥大喜之典昨見禮部揭帖以
皇長子冠婚爲　請此乃極大最喜之事惟望
皇上裁自　聖衷以迎　宗社新至之禧不勝幸甚
蓋
皇長子今年已十七歲茂齡不爲幼矣冠婚二禮時
不可以復遲事不可以復緩前已具　請非敢多
言共候
皇上特渙　綸音傳示禮部仰斟酌儀注上　請仍
示各衙門將合用各項錢糧早爲備辦通行京城

內外八府妙選淑女以應好逑庶不致倉卒難備

臣等乘春伸祝因事效忠伏望

聖主俯納不勝忻躍仰望之至

請儲邊材

正月十八日謹

題臣等連日接得東征塘報我兵之在朝鮮者 與倭苦戰破其一城三寨而淸正尚在島山城中堅壁固守我兵仰而攻之甚難爲力四面援倭源源而來呼吸之頃成敗懸殊臣等日夜關心日夜跂足不敢以一勝爲喜實以未了爲懼也願賜趣千里徒有此心而力所可爲者在于 廟謨今 廟謨尚多缺失獨恃一戰以爲孤注豈不危哉臣等

所謂　廟謨之缺者云何夫兵部謂之本兵謂之樞筦乃以其事付之侍郎李楨本官拘守文義不諳軍旅夫美錦不可付學製之人美玉不可付拙工之手無濟于事抑且有傷

皇上何取于楨而以大權付之因循不改彼胸中本自無奇安望其慮遠憂深而預籌勝筭以擔當軍國大事乎念此慄慄竦骨寒心者一也其在朝鮮止靠邢玠楊鎬二人以獎率諸將耳聞楊鎬躬親臨陣出入于矢石之間奮不顧身誠可倚藉然在

朝廷亦宜預先作一準備萬一此人有少差跌數千里外何人代之萬一那玠復有不虞何人代之此等事機關係不小有備無患皆當預籌者二也令本兵不愚吏部不管各衙門不言但恃

皇上之福德與

祖宗之威靈　天意固為眷顧人事亦當修舉不宜苟且靠　天而已也天下之常才甚多賢才甚少若非妙選不得其人雖得其人亦當收羅于　朝瑜或移居于近地一遇警報之時可以被　命即

發猶恐縮地無計不無嫌遲況可都置不講而束
手觀望哉今　朝廷之上官多不補孟子曰不信
仁賢則國空虛空虛之甚必至顛仆智者一思潑
可悚息臣等以爲小臣所管者惟一事未補尚可
兼攝大臣則上衛　天子鎮　國家下治萬民制
四夷領萬目之綱造多方之命必不可以不補補
亦不可非其人也查得隆慶年間因壯邊多事特
添設兵部侍郎二三員以備督撫之選
先帝留心邊務廣儲賢才如此誠萬世所當法伏望

皇上加意于用人一節不以愛惜名器而並虛緊要
大僚　特諭該部將各部院堂官一一遴補以重
朝廷又收羅堪充督撫兵備親臨戰陣之人分布
于薊遼近地以備緩急庶幾平居無事可資其籌
略而修廢墜之典倉卒有事可藉其才力而應勵
勷之務不至有臨渴掘井緣木求魚之患以上各
官或　勑吏部秉公竭忠再加斟酌推舉或將吏
部節次所推斷自
宸衷欽點發下仍令廣詢博求備用之人不得以尋

常才品徒取充位國事幸甚臣等幸甚謹具題

知

催行大禮

二月初三日謹

題竊惟

皇長子冠婚二禮臣等屢次上懇未奉

聖俞連日各衙門文武臣僚無不披誠數請者臣等

恭候 綸音未敢隨衆進瀆乃今合詞再請而寂然

中外遑遑皆來責備臣等何不動請而臣等亦但

俛首引罪無能開一口以謝衆人也竊惟天性之

親必不待于人言天倫之敘必不可以人為

皇長子爲
皇上儷續之元倫序之始儼然成人之日若使冠婚既行則以後　諸皇子麟趾森森螽斯蟄蟄凡有吉禮皆可接續而舉不至擔閣若
皇長子之禮既有愆期則　諸皇子之禮必難越次時日愈將壅遏禮儀必且停滯錢糧難以猝辦觀聽亦有未雅且此一事各衙門文武大小官員不待約會而合辭固請者豈其不畏煩瀆之譴哉蓋亦因萬邦萬姓交責于下謂其緘默容身而恐

陷堯舜于有過之地也畏名畏義逡巡囁嚅觀其
奏辭尚不能攄陳萬一亦可以情亮而心察矣
皇上至聖至明豈不洞燭效忠者之深
皇上至仁至慈豈不篤愛
皇長子之厚
皇上至英至斷豈不揆度義理而決幾微牽纏之累
今臣等之請無非文武百官之請文武百官之請
無非萬邦萬姓之請同然之情有難遏啲試取舊
年天下鄉試錄觀之孰不以

皇長子冠婚爲策問者天下青衿之士就不以冠
婚爲策對者所以臣等寧吐肝嘔心于
聖主之前而不敢得罪于天下萬世之公論也伏祈
皇上仰繹　九廟神靈篤生元子之意先聖先師所創
禮繼世之心副四海之歡悰拜萬方之私議使
聖名不著而無闕　聖德益顯而不渝斷自
宸衷允行大禮臣等不勝幸甚

廿催請行大禮

二月二十五日謹

奏爲冠婚大禮更不可遲懇乞

聖明乾斷速賜舉行以慰中外人心事竊惟

皇長子冠婚二禮臣等舊冬新春五揭陳　請未

蒙　俞音昨日禮官言官五府六部九卿大臣皆

具疏申請情詞懇切實以　朝廷大體所關天下

觀望所繫不容已也若近日

聖諭須闇舉素問男女婚嫁之說乃上古無徵非常

今正典臣等此具揭詳辯不敢奉　詔亦不敢傳
示於外以滋天下議論竊念此事在
皇上天理至愛中夜淸思必有展轉未安者又何待
臣等之累瀆而不已也
祖宗成法具載　典章累朝遵之而天下宗藩臣庶
咸相守無異今
皇長子年當十七矣此時行之猶謂其遲尚可遲
至十八歲耶臣等每當侍班接見　睿體充盈宜
諧嘉偶聰明日啓允協元良當此陽春之時速舉

大慶之禮將見 綸音渙發而衆志懽騰矣夫父子
之愛天性也卽閭閻小民之家子長未冠男大未
婚凡爲父母誰不動念若婚娶過期則鄉黨譏笑
況 帝王之子反不如士庶之家不冠不婚成何
禮度傳之天下後世能免譏議哉外傳
皇上新春召見
皇長子撫愛甚篤奈何於此大禮遲迴而尚不決
也臣等荷蒙 主上眷遇愧碌碌無能爲報念此
事關係 宗社根本 國家極大典禮非它務可

此一日未行則臣等一日之咎責難辭　君父分義捨此不極言臣贊於心何安又惟　冊立之請經今已八九年天下顒望日切一日　冊立有待猶可言也冠婚何事而又何待大婚選擇淑女以待猶可言也若冠禮何難而又何待近日朝覲官員并起試多士四方來京庶民咸相疑問莫不欣欣顒望快覩　盛典豈有他意不過愛　君之至而因愛吾　君之子也本為正大光明之舉而或啓猜疑惶惑之端臣等義關休戚不憚苦口伏望

皇上俯察忠言亟下所司將
皇長子冠禮目下先行仍令行各處選擇淑女辦
理錢糧以俟大婚之典至於
皇三子亦宜擇吉出閣讀書庶吉典行而人心胥
悅名分定而羣疑可消此 清朝今日第一盛舉
也臣等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三次催行大禮

三月二十七日謹

題竊惟

皇長子冠婚　事在京及南京各衙門俱具疏懇

請臣等亦屢揭密請不厭煩瀆之甚未蒙

聖慈俯允今各衙門又具疏申請非羣臣喜為多事

實緣

皇長子年已十七比之尋常冠婚大爲過期天下

無不同心愛戴

皇上者則無不同心愛戴

皇上之子者默默無言即爲廢職其誰敢乎臣等竊

惟

皇上常欲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雖匹夫匹婦咸無

怨曠然後安于心豈有親爲

皇上之子而不加之意固知

宸衷之眞愛比臣等

更切萬倍　大禮之優隆必有萬倍出于臣等擬

議之外者但　明命一日未下則天下一日未安

中外諸臣所爲遑遑也竊念此事甚不難處而關

係又大只在

皇上斷與不斷之間耳

皇上何不斷而行之乎蓋禮雖自聖人而制乃聖人之身亦未嘗頃刻而違夫禮法雖自王者而定乃王者之身亦未嘗頃刻而違夫法此禮此法其來已遠　累朝遵行無敢踰越

皇上一舉一動皆循禮法　詔命不發何以教訓天下臣等辭不達意而諸臣之疏具在豈無一言可以感動　聖心伏惟

皇上少假清燕之閒　歷賜覽觀雖是芻蕘必有俞

裨萬一者　早賜　明命完

皇長子冠婚大典上以光

祖宗之德下以慰臣民之望臣等無任瀝血百懇之

至是日府部科道各衙門等官各一本俱請

文華殿恭進候　旨于闕下云必得命乃敢退

上遣司禮監太監田義出

諭曰此是大典但皇長子元氣單弱少候時月豈可

以此要挾君上意欲何為知道了群臣各頓首退

因病辭俸

五月初九日謹

奏為衰年久病痊可無期懇乞

天恩容臣辭俸以免曠官以安臣分事臣自昨年二月患病至于八月屢上疏而不得請不得已扶病復出在閣辦事既苦于心思之昏昧入朝趨走又苦于步履之艱迍此同事二臣靡不憐之在朝諸臣靡不知之者祇因奏疏繁瀆不敢復有 陳乞且冀從容調理猶可漸次完復不意至今年二月因

有感傷病體益甚醫者皆謂衰年血氣虛耗決非歲月可調必須安居静攝假以歲時調以飲食佐以藥石庶可望痊若復從前多事不能静攝則本原益虧病體益甚臣聞其言不勝悚懼因此不懼唐突疏請再三俱蒙 勉留

聖恩高厚 天語溫存臣非木石豈不知感但臣以衰年得病幾及兩年計時月已不勝其從容論調理且無復有餘力而病日纏綿有增無減雖

聖心未加厭絕閣務自有司存然臣以病軀假臥前

後幾餘一年非止假滿三月尚復掛名支俸是天祿可虛位而竊取也臣今至此不惟爲性命惜且當爲廉耻惜

皇上於此不惟爲臣破姑息之愛且當爲臣全廉耻之義自今日以後願即奪臣之俸俾得從容調理若痊可有期則臣尚有戴天之日倘病終不痊惟

皇上哀而憐之放臣回里得正首丘臣之萬幸也臣無任籲天懇禱之至奉

聖旨卿宜遵屢旨從容調理以慰眷注之懷痊可即

奏題稿

出車輔俸不准辭吏部知道

催用閣臣

六月十四日謹

題爲閣務緊重懇乞

聖明亟下廷推之旨以弘輔理以定群心事本月初

三日傳奉

勅諭云云欽此臣等仰見我

皇上垂神政本欲博選才賢以廣忠益不勝感激即

於次日具疏題　請迺數日以來未蒙

明旨中外臣工頗懷疑惑而御史汪先岸又復以此

諭列夫先岸不知臣等題　請之數業經具
進以此責臣無足怪巳獨念密勿重地樞機至繁中
外多虞參贊宜慎況　累朝以來閣臣或六七人
四五人原無定員今閣臣止三人而臣位巳被論
回籍臣一貫尚給假未進止臣志皐力疾入閣夫
當此政務紛紜羽書旁午即以伊傅周召之賢尚
費拮据而臣志皐欲以衰病踈庸之人與一貫共
肩佐理譬之以蚊負山必不勝任矣矧
聖諭既頒群情仰切倘或久延則臣病終不能支衆

疑愈不能解將來責備臣等者又不止先岸一人而已今在任在籍諸臣其學術人品莫逃於
聖鑒伏乞
皇上斷自　宸衷簡求賢哲以克是任或　俯俞臣等疏所題　勅下吏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舉
上請
皇明簡用以昭公道以服輿情庶群賢彙進輔弼有資上可以慰
皇上側席之心下可以免臣等曠瘝之議矣臣等不

勝激切祈懇待命之至

再疏催用閣臣

七月初四日謹

題為閣務煩重三懇

聖明傳簡才賢以隆政本事頃者臣等遵奉

勅諭題　請閣臣未蒙　票發復該臣等再疏以

請及科道諸臣汪先岸徐觀瀾喬壁星相繼具題亦

未奉有　俞旨竊惟閣臣之設所以備　顧問贊

樞機職務最煩責任最重必延登俊乂廣集眾思

乃可以裨益　皇猷共臻治理仰惟

皇上聰明天挺總覽萬幾臣等識闇才踈固不能仰
贊萬一近且各部員缺諸疏一時並蒙 發下政
化聿新廢墜具舉臣等實不勝欽戴第推補閣臣
未荷 俯俞固知
聖心淵默非臣下所能仰窺惟是臣志皐衰病侵尋
久欲退避懇辭已非一日近值閣中虛署復自念
狗馬之軀尚未委填溝壑則重肩未息職業猶存
顧何敢自惜以重煩
聖懷是以力疾入閣强勉支持然終以精神疲耗頹

覆是虞臣一睭近遭骨肉之變復遘纏綿之疾心志未寧思慮且窒是臣二人者雖居無事之時猶恐不勝　委任今何時也四方多事災患頻仍島夷有竊據之虞內地增徵輸之擾人心搖動頻有隱憂政本重地豈宜乏人嘗觀

累朝以來閣臣四五人或五六人居常得以交修職業臨事得以共濟時艱並未有若今日止臣等二人之寥寥在閣也伏乞

皇上念密勿重地難以久虛乞卹　勑下吏部會官

推舉上　請簡用賢衆賢並進而臣等得以資匡
襄之益解負任之虞矣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三疏催用閣臣

七月二十二日謹

題臣因閣臣缺人三疏陳請未　奉

俞旨日夕瞻望伏念閣臣上佐　萬幾下總庶政責任宏鉅至蒙　發下章疏擬票裁決可否於一時擬議必須參酌往時常備官三四員或五六員猶恐知慮未周顛覆是懼乃今臣一貫抱病在告止臣志臯一人供事矧年紀老大知識昏庸徒竭精神毫無裨補且一日之間爲時有幾一人之見豈

能盡周凡事于軍國重務而未易裁决者須合衆
見以議之恐恐然猶慮上無當於
聖心下有拂於衆志況當今之時何時也東倭寇報
屢聞四方征調不息
主上有宵旰之憂人民多驚擾之苦而可使一衰庸
老臣贊襄
聖主其不至於僨國家之事者鮮矣此臣等所以不
避煩瀆而屢次瀝誠以　請也且衆正盈朝則四
夷觀望昔宋起司馬光於洛下金人輒戒其將士

不可犯邊中國再相司馬矣是豈啻十萬之師已
哉伏望
皇上下明詔即起素有德望二三舊臣或
特簡見任諸臣二三人同心輔佐則賢才進而萬政
理倭奴聞之將不戰而自退矣臣等無任懇切企
望之至

進呈　訓録

八月初二日謹

題爲進　呈　訓録事先該臣等欽奉

聖諭謄録　累朝寶訓及實録隨照萬曆十八年謄

寫事例開欵題奉　欽依即於二十四年五月開

館照前式様挨次恭録臣等督率各館謄録校對

官吏人等併力供事寫完

列祖寶訓實録通共二千三百四十五卷臣等分屬

禮部侍郎等官曾朝節等校對明白裝潢成帙共

為百套恭摹 進呈仰惟

皇上憲法

祖宗覲揚 謨烈欲以 累朝之信史用籍朝夕之

覽觀 德音甚盛顧卷帙已踰二千謄寫僅及三載

欲盡加繙閱或未能周必次第考求自然有益伏

望

皇上於萬幾之暇日逐評覽庶典學緝熙永為 立

政脩身之助且 紹庭陟降益增繼志述事之光

臣等不勝惓惓顒望之至其功勞人員容臣等另

行分別題奏

聖旨覽卿等所奏謄錄

累朝寶訓實錄今已完成朕心嘉悅眷安御前恭備

詳覽其効勞人員便開叙來

閱議東事

十一月十一日謹

奏爲東征平定無期國事驛騷可慮懇乞

聖明神斷弃集　廷議以圖長勝久安事臣卧病床蓐聞復聞東征大舉敗績不勝憤懣顧此身雖病此心未死誠不忍見　國事决裂至此謹將東倭始末叛順無常以至今日議戰議守顧

皇上少垂聽焉臣嘗閱載籍東海諸戎限山阻海惟倭奴最稱雄長附庸者百餘國至唐始更號日本

洪武初寇山東淮安浙江福建旁海諸郡於是遣

萊州同知趙秩

賜璽書諭王責其入貢不從發舟數千襲我為風飄沒

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秩歸後遣僧入貢亦屢寇山

東福建沿海地方

上乃命湯和築登萊至浙江沿海諸城防倭衛所又

築山東福建海上諸城自是貢寇無常永樂間都

督劉榮守遼東倭兵復至榮合兵圍之斬首甚衆

自是不敢窺遼東正統間寇大嵩大肆荼毒假進

貢之名肆殺戮之慘歲以爲常嘉靖間中國豪傑招集倭衆雄據海上而肆其毒於內地遣總督胡宗憲招遠近雄兵智謀勇敢之士又搜括東南財賦歷十餘年而浙直之患始息迄今三十餘年矣朝鮮君臣積弱不振關白恃强興兵直擣其國皇上恤弱摧强遣將援救攻取平壤三戰連捷醜夷寒心而封議遂起遣使來廷而封議遂成於是封詔下矣冠服賜矣李宗城楊方亨二使遣矣不意行至中途變起不測奸臣搆危言以惕正使而宗

城於暮夜逃出釜山之營矣宗城紈袴子也上詘

天威下忌衆口敢爲陳情祇自受罪而

皇上先後禦倭初不失着何者因倭夷之攻朝鮮而

興兵救之爲以大借小之仁因倭夷之請封而遣

使封之爲柔遠能邇之義此正

天地包荒之量與

列聖禦倭之計若合符節夫封既不成則自當主戰

顧戰非孟浪以冀僥倖也必內固根本有磐石之

安外度機宜有壓卵之勢然後一戰以收全功如

兵法所謂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先勝而後求戰之說可也若不可戰則當堅守以俟瑕隙或屯田以贍軍需或練兵以蓄銳氣如趙充國之㘒困先零諸葛武侯之雜耕渭上可也乃今不量彼已不度勞逸惟悻悻然以思一逞先敗於南原方整頓收拾兵糧粗集而去冬再敗於蔚山更整頓收拾兵糧大集而今冬三敗於泗川夫合水陸十萬之師四路一時並進孰不謂智慮已周謀畫已定可以制㪯倭之死命矣何中路以被誘大敗東西兩路

亦以攻城損傷陳璘兵船又何以被焚掠那四路之師一時潰敗近又倉皇無討斂跡退防駕言以待查勘矣是銳氣既已沮消輜重業已散失又未知將何整頓收拾以圖再舉也況東事自更局已來又復二年有餘竭四方水陸之運集遠近征調之兵人情洶湧海內騷然前赴朝鮮猶水趨壑曾不能得釜山尺寸之地三戰三敗貽笑倭奴耻辱中國亦已甚矣豈 朝廷之錢粮百姓之膏血數萬之生靈爲博功名之見戲耶臣竊爲用此忿兵原

無勝理蓋倭集釜山去日本一帆而近彼之轉輸
援救順流而下朝發可以夕至而我陸隔遼東水
絕大海相距數千里兵馬不勝奔走之勞粮餉不
勝搬運之苦此其不利者一倭坐據重城三窟聯
絡或以逸待勞或以近制遠而我裹粮束芻野棲
露宿欲以仰攻其堅此其不利者二有此二不利
安見其能勝也今丁壯已斃於鋒鏑縱欲抽調不
過柔弱之徒況宣大山西薊遼諸鎮連年徵發戶
籍空虛北虜乘機時挾貢賞其勢決難再調若腹

裏召募卒皆烏合郎如前贊畫主事徐中素上疏自稱平日蓄有死士三千比及東行旋於京城內外招集市井傭販之流此輩目不識旌旗耳不辨金鼓泗川之敗正是此兵言之令人可恨兵可再調乎東征歲費藏金數百餘萬山東浙直閩廣於常賦之外又加六七十萬閭閻窮民不勝剝削加以旱澇之災重以開採之後逃竄流離人不堪命餉可再運乎及今以往若不長慮却顧以圖久遠之計將見在朝鮮則專藉

天朝爲其報復終無忿亂圖存之心在　中國則兵
疲粮竭脫有奸徒乘機倡亂如近日河南揷旗之
變則在我非特不能救朝鮮且將自救之不暇矣
於時東事終何結局此臣所以伏枕而思五內焦
勞不能已於言也以臣愚謬之見遼虜不時入犯
隕將喪師尤爲腹心之疾是豈可舍近而求遠不
若令督臣邢玠仍歸本鎭與薊遼撫臣一意制虜
而以東方之事悉以委之經理撫臣萬世德擇一
大將與之協同而世德仍量加部銜以便節制限

以數年爲期先將已調集兵將逐一挑選擇其精健可用者量留若干其餘徒耗軍餉悉令撤歸然後將所留之兵分布全慶要害之處因山爲城因江爲塹堅壁把守互爲聲援然後遍歷朝鮮八道擇其膏腴之地廣其開墾分委廉幹官員責成營理仍不時查覈如某道闢地幾何秋收積穀幾何以定賞罰久則彼食自足我餉可以免運矣一面調選八道精壯之人分委驍暢將領嚴加訓練如某道練馬兵幾何步兵幾何練一隊則可撤我一

隊之兵久則我兵可以漸撤罷兵可以自守矣一
切險要置以重閑設以烽堠務使倭奴不至如前
衝突尤望
嚴旨切責朝鮮君臣卧薪嘗膽協力相繼陪臣有不
用命者許經理撫臣即以漢法繩之一切未盡事
宜與錢粮應請給并冗員應減去者聽世德會同
監軍及查勘科臣俱疏題　請其分布將領簡經
官員聽其諮訪便宜行事如此則訓練精兵威振
屯種廣軍資餽險隘設國本固可戰則大張撻伐

直擣釜山以洩三敗之耻不可戰則堅壁淸野保護八道以絶狂逞之謀是　中國之兵餉不煩遠輸朝鮮之積弱亦可漸振卽倭奴知我有備進無所逞亦將自圖歸計矣若內地山東浙直閩廣之間一切禦倭事宜更加整飭如
列聖築城布兵以防倭犯此猶不可緩者臣竊謂安內攘外今日之柬事必當如是伏乞
皇上加意留覽勿視爲泛常仍
亟勅九卿科道諸臣各秉虛心毋拘成說詳議上

請　速賜施行臣衰病已入膏肓萬無再生之理非
不知緘默以延殘喘顧受
恩深重圖報無由況身爲首臣義難坐視即身死亦
所不惜矣暇計其他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老臣憂國籌邊至意東征未得
取勝朕心日夜懸注正爾諮詢長策圖維萬全奏
內事宜着兵部便會同五府六部九卿堂上科道
等官悉心詳加議處來行卿宜倍加調攝亟出輔

理以分朕宵旰之憂慎勿久虛延佇

吝賀　聖諭

十一月二十八日謹

題昨日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

子禀質清弱氣體未充兄皇后年在妙冲又屢遭

不諱大難故不得已遲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

國家昨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日落成皇

長子齡已過期頤已充足爾該部便具選婚儀
來看其冊立并加冠禮少俟二宮落成之日行朕
又思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若
再少待恐又費二番事不若亦于二宮完日一併
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皇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
待分封之日可着出閣讀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
以開蒙塞禮部知道欽此臣等伏惟
皇長子冊立冠婚諸禮四海臣民瞻望已久
皇上渙發　慈衷布宣　恩綸禮臣捧出中外傳聞

朝署簪紳舉色喜以相慶閭巷蒼赤亦踴躍而歡
呼臣等稽首颺讀大哉 王言明
祖訓之當遵序分長幼念 中宮而有待偶致延遲
茲及 禫祥遂求 嘉儷 元良早定先徵六禮
之儀 皇子分封並舉三加之典卜云其吉擬
宸居之告成愛而知勞期儒臣之納誨 言言信如
金石 事事協于典章經畫出于
宸衷作爲超于 大聖尋常之見窺測固難臣等忝
列樞機躬逢 盛美雖中宵舞蹈曾莫罄其懽衷

即前此瀆陳翶自尢其過詡竊惟本月二十五日時當長至日輝三珥主有大喜乃知
聖意方動于淵微玄象已昭夫靈貺天時人事豈曰偶然萬祉千祥行當輻輳賓以集
社稷靈長之慶豈徒釋四方疑揣之心臣等無任欣躍慶祝之至

四懇罷斥

十二月二十三日謹

奏爲衰年病困難支手足殘疾已廢萬分不能供

事懇乞

聖慈垂憫早賜放還以全軀命事臣因病三疏乞休

伏奉

聖旨云云欽此切念臣自病中屢有陳乞卽謬荷

眷留凡遭指摘卽曲蒙 聖鑒眞遇隆於不可繼而

恩被於無所加矣際此 明時特勝玆 高厚竭蹇躬

盡瘁之力以仰報
皇上曠蕩之恩固人臣之義亦病臣之心也但事與
願違情非假飾又望
皇上察而憐之臣患病已踰二月之久調治幸有
御醫之託使臣若非痼病必當漸有起色乃今日
復一日未見稍減愈覺增重左手既不能持左足
又不能履即前脾胃泄瀉今且遍體骨蒸前痰火
上炎今更頭目昏暈呻吟床褥氣息奄奄與死只
一間耳蓋緣氣血衰耗非藥石之所能扶非鍼砭

之所能故然則
皇上留臣者尚兾臣可以復出勉効驅馳其如廢病之人必無任事之理𡨚勿之區又豈養病之地在朝士紳亦有詣臣卧榻看臣者見伶仃病苦之狀莫不惻然動心臣亦自恨
請告之遲不意衰年而膺廢疾若此也伏望
皇上憐察真情毫無虛假　早賜放還俾臣抱骸骨以歸故里不但臣感再生之　洪恩而臣之子孫亦當戴　天恩於世世矣臣無任感激懇望之至

奉

聖旨朕覽卿奏知疾尚未平宜寬假安心調攝春陽伊邇易於導迎還着差去御醫上緊視療以慰朕佇待之心所辭不允吏部知道